

公主



病

Prince
syndrome

朱
熙
○
著

CTS

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HUNAN JUVENILE & CHILDREN'S PUBLISHING HOUSE

公主

常州大学图书馆
藏书章

朱
露
○
著

CIS
CHILDREN'S ILLUSTRATION & MEDIA
儿童图画书

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HUNAN JUVENILE & CHILDREN'S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公主病 / 朱熙著. — 长沙 :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,
2017.4

ISBN 978-7-5562-1259-0

I. ①公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59963号

GONGZHUBING

公主病

责任编辑: 阳 梅 邓 理

策划编辑: 谌 俊

封面设计: 罗静颖

内文设计: 张娅君

封面绘制: 李淡淡

出版人: 胡 坚

出版发行: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社址: 湖南省长沙市晚报大道89号

邮编: 410016

电话: 0731-82196340 (销售部)

82196313 (总编室)

传真: 0731-82199308 (销售部)

82196330 (综合管理部)

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张晓军律师

经销: 新华书店 印刷: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印张: 8.5 字数: 242千字

开本: 150mm×210 mm 1/32

版次: 2017年4月第1版

印次: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32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质量服务承诺: 若发现缺页、错页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。

服务电话: 0731-82196362

盗版举报电话: 0731-82230623

第一章 >> 001

初次的邂逅——仿佛很平静，仿佛很寻常。

公主病 ● ● ● ●

Princess syndrome

第二章 >> 022

你对我的关心，适可而止。

第三章 >> 047

她等的人不会再来，谁都不会再来。

第四章 >> 077

这好像，是一个吻。

第五章 >> 126

他们再一次地，谁也没有发现对方。

第六章 >> 155

有什么东西正要破土而出。

第七章 >> 199

哪怕无数次也会奔向彼此。

尾声 >> 249

谢谢你，还在这里。

后记 >> 259

若你愿意走近她，其实她很美。

Contents

目录

第一章 V V

初次的邂逅

——仿佛很平静，仿佛很寻常。

1

北京。P大。新闻系主楼前。

无聊人士最钟情的那种狗血戏码热烈上演中。

一个眼眶微红，委屈可怜地努力忍着抽泣；另一个则略微蹙眉，显然有些焦躁不耐。两个都是惹人注目的漂亮女生，新闻系的风云人物。外系的路人甲经过，忍不住多嘴问一句：“怎么回事啊？”

围观人群非常欢迎新同伴的加入，“听说晏多乐抢了虞悦的男朋友，虞悦正兴师问罪呢。”

路人甲颇感愕然，迟疑道：“不会吧？她俩不是好朋友吗？”

“这年头所谓‘好朋友’才是最靠不住的啦。”应答者耸耸肩，满脸写着“你太天真”，继而将视线落在眉头紧锁的清瘦女生身上，尾音拖得意味深长，“不过也难怪，晏多乐嘛——”

路人甲惊异地发现，大家竟都极其自然地接受了这个理由，看向虞悦的目

光里也多了几分同情和义愤填膺。怎么回事？他茫然地纠结着，依稀听见谁在说，有这么一个公主病的“好朋友”，虞悦还真是倒霉啊。

“晏多乐嘛。”

无关孰是孰非，因为这就是答案。

2

晏多乐确实是感到不耐烦了。

她注意到周遭渐渐有人驻足围观。而虞悦不依不饶地拽着她袖口，以至于雪纺衬衣留下了褶皱的痕迹。

摄影系后辈的期末作业遇到了大麻烦——模特急病住院，一时间找不到替补人选，租金昂贵的摄影棚又耽搁不得，男孩们六神无主地找上门，央求她代为出境。晏多乐答应了，发现他们预算拮据，还主动提出，她自己解决服装和妆面，直接在摄影棚见。

时间已经不早，来不及回去再换一套衣服，只能赶紧挣开对方。

“你说我抢了你的——男朋友？”

莫名其妙。

晏多乐不是个有耐心的人，但毕竟，她只有这么一个关系亲密的朋友，不得不珍惜。虞悦什么事情都不瞒她，对方何时交了男友，她怎么会不知道？费劲地回忆了半晌，才反应过来，虞悦说的到底是谁。

计算机系的篮球队队长。

某天傍晚，虞悦路过南操场，刚巧见到那男生舒展手臂投出一个美妙的三分球。篮球入筐那“嗖”的一声，轻易打动了少女的心——她却不敢当场跟男生搭讪，闷头冲回宿舍，一头扎进晏多乐的被窝里，红着脸，把少女的心事一股脑儿都倒给好友听，最后扯着晏多乐的手臂晃啊晃，“你会帮我的，对吧？”

晏多乐偶感风寒，正发低烧，被虞悦晃得头晕，只能说：“好好好。”

这话倒真不是糊弄虞悦。

几天后，晏多乐感冒痊愈，回归学生会。恰逢校篮球赛开幕，晏多乐身为学生会书记，与体育部的来往频繁起来。平素少言寡语的她，因为虞悦的哀求而破天荒地多事了起来，暗暗观察对方的言行。和虞悦认识四年多，从老家的小镇月河一起考到北京，晏多乐知道，自己的这个朋友异常单纯，又很娇气，她的初恋对象，必须谨慎考量。

几番见面，略作打听，竟真有些不大对劲。那男生是有女友的，而且——重点是——似乎，不止一个。

晏多乐感到烦躁，不知该如何告知虞悦实情又不至于让她太受伤。还没思索出个结果来，就被打了个措手不及。

那男生在学生会例会上大张旗鼓地表示，他要追求晏多乐。淡定如晏多乐，也不禁目瞪口呆了几秒。这种事情，及时解释清楚就好。但她未曾料想，虞悦会这么快就听说例会上的风波。

出于好意管了闲事，结果却成了十恶不赦的坏人。百口莫辩的感觉，莫过于此吧？晏多乐不喜言语，更不想当众牵扯出虞悦那场没头没尾的一见钟情来，平白害虞悦丢脸。

因此，她只是道：“我不是那个意思。”

快到约定的摄影时间，不能再耽搁了。晏多乐想拍拍虞悦的肩膀安抚，刚一抬手，就见虞悦噙着眼泪，警惕地后退了一大步。围观者又骚动起来：“好凶哦。”“抢了别人男朋友，难不成还想打人呀？”晏多乐一时之间竟然语塞，只能若无其事地，收回了落空的那只手，“我还有事。抱歉。”

他们在说——

“哎？！逃了！”

“果然心里有鬼吧！”

“虞悦太可怜啦。”

她听见身后又有人在说：“难怪，晏多乐嘛。”

好像这三个字化作一个贬义的形容词，又仿佛某种糟糕的症候群。

3

晏多乐。

P大新闻系二年级学生。光看外表，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美女，至少不如她形影不离的好友虞悦那样甜美讨喜。狭长微挑的凤眼，对女生而言过于挺直倔强的鼻梁，以及未免显得冷情的薄唇。她又惯常是面无表情的样子，不多话，淡漠地站在那儿。有谁叫她，便从眼角赏给对方一个若有似无的目光，那目光冷冽而多刺。

性格冷硬的女生，总是不太讨人喜欢的，却也不至于招惹非议。刚入学时，若非虞悦执意黏着她，大张旗鼓地申请调换宿舍，让她作为“超人气美少女新生的好友”而备受瞩目。若非如此，她其实是打定主意默默无闻地度过这四年的。

只可惜，一旦受到关注，就不再能轻易从流言蜚语中脱身了。

晏多乐喜静，嘈杂的学校环境容易使她分神。因此，除宿舍外，她还另有一套公寓。但拗不过虞悦的软磨硬泡，她不得不每晚留宿寝室，国贸区的那套房子便主要作为工作室使用。有时忙碌起来，往返于学校和公寓之间，通勤也是颇费力气的。不知是谁先发现了她的跑车，又不知是谁，神通广大地顺蔓摸瓜找到了她公寓的方位。

这可算是P大的年度重磅新闻了。

每年报到的新生中有哪些富家子弟，大家早早便在背地里摸得一清二楚。谁能想到，本届新闻系学生入学一年多，才爆出竟还有一条漏网之鱼！这场骚动波及整个P大，晏多乐的穿戴甚至被艺术系女生偷拍了照片，贴在校园论坛上，挨个分析品牌和价位。

但也有人想得更深一层。

或许晏多乐根本不是富二代呢！毕竟当时入学，站在虞悦身后的晏多乐素净低调，像个布景板似的丝毫不惹人注目。隐晦的臆测传到辅导员耳中，她找晏多乐谈话：“你还是学生，要知道什么事该做……”晏多乐冷冰冰地打断她：“您想太多了。”

“哎呀呀！晏多乐把辅导员气得脸色铁青啊——”流言载着新动向，第一时间席卷了全校。

真相扑朔迷离，晏多乐和虞悦的主次关系彻底调换了过来。从前是追求者偷偷向晏多乐打探虞悦的课表，这下子，变成了好事者找虞悦打听：“晏多乐她家到底怎么样啊？”虞悦为难地咬着指尖：“我也不清楚啊。”

一传十，十传百。

虞悦的回答会被解读出多少种版本，就不是当事人能够控制的了。

又过了一段时间，新的话题掀起波澜。虞悦到国贸公寓找晏多乐吃甜点，兴高采烈地用不爱吃的芒果换走晏多乐蛋糕上的草莓。“我就说嘛，事情都会过去的！别不开心啦！”

没有人知道，这只是又一场——而且是更加强烈的——爆炸之前的，短暂的压抑与沉寂。

隔天夜里，一组黑白旧照席卷了网络。

网友偶然看到某期陈年法国时尚杂志，惊艳于卷首组照。十五六岁模样的东方少女，身形稚嫩清癯，脊背挺直犹如一只孤傲的鹤。像要故作神秘似的，组照中只有一张，隐约在镜中映照出模特的侧脸。图片传到网上，越来越多的人疯狂加入转发队伍——“是谁？有人知道这是谁吗？”整夜沸腾，仿佛狂欢。

有眼尖的P大学生看到这组写真，但又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他迟疑地发出艺术系女生分析晏多乐穿戴时偷拍的照片：“好像是我们学校的……”

晏多乐不怎么逛论坛，对这场风波浑然不知。还是好事者问到虞悦，虞悦又带着组图登门，确切答案才终于浮出水面——“嗯，是我啊。”晏多乐翻了

翻那几张照片，有点惊讶，又有点怀念的样子，但语气还是淡淡的，“好多年前的事了，怎么找出来的？”

“晏多乐”三个字重回P大校园新闻榜榜首。晏多乐成为网络红人，不堪的臆测逐渐销声匿迹，然而恶意并未随之消弭。以往关于她的一切负面评价，眼高于顶啊，骄横任性啊，都有了看似合理的解释。

“听说她家在海外也有产业呢！她好像前几年才刚从法国回来的。”

“被宠坏了吧？抢了好友的男朋友还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，根本就是三观不正啊！”

谁对此做出冷冰冰的总结，好像在打圆场，却说着最凉薄的话——

“别太生气啦，反正这种人不常见。”

“毕竟，就算我们想得公主病，也要有那个公主的命啊。”

棚拍圆满收工。

师弟之一检查着原片，兴奋极了：“好棒好棒啊！不愧是专业的。”显然他是没什么心机的，被同伴用力捅了一肘子，立刻醒悟过来，急忙道歉，“师姐对不起，我没有别的意思……”

旧照曝光后，许多时尚杂志捧着报酬优厚的合同登门，希望签约晏多乐为职业模特，晏多乐一律拒绝，却伸出援手拯救了他们的期末作业。师弟们感恩戴德：“谁说晏多乐师姐冷酷无情呢，这不是很好人吗！”晏多乐被他们奉承得不自在，又觉得这群五大三粗的摄影系男生感激涕零的样子滑稽可爱。

觉得好笑，不留神，也就真的露出了笑意。她常是面无表情的样子，冷不丁一笑，很有几分冰雪初霁的意思。

师弟们呆住。晏多乐挥挥手，转身走出摄影棚。

外头正是金乌西坠时分。阳光跌碎在柏油路面，兀自燃烧起来似的，灼得人脚底心发疼。在灯光炽烈的摄影棚里待得久了，水金色的自然光猝然倾洒进眼底，反而漫上来一阵阵的黑。晏多乐在楼前站了片刻，等眼前这阵昏黑过

去，才再度迈开脚步。

旁人看来，就像是晏多乐站在摄影系门前发了一会儿呆。背着光，她整个人浸在建筑物投下的黑影中，显得阴冷。

晏多乐毫不意外，短短数小时，她与虞悦之间的纠葛已经传遍了P大。直走到无人的湖畔，日光暗淡至几近寂灭的时分，才终于清静一些。

P大正中央的这片湖泊，是晏多乐最喜欢的地方。

比百年历史的校园年岁还久，慕名这片湖泊而专程来P大参观的人不在少数。湖水幽深，岸边巨石被风雨磨圆了嶙峋棱角，生长青苔的时节则愈发湿滑。早些年发生了学生夜间失足落水事故，又有人频繁以此编造灵异传说，以致日落后人宁可绕路也不愿靠近湖边。

起了风。

她沿湖畔慢慢地散着步，依稀能够听见水波起伏的声音。将体内的躁郁慢慢腾空，慢慢走着，为难得的宁静而感到惬意。

这份难得的惬意却在下一个转角戛然而止。

晏多乐看见迎面走来的人。显然，对方也看清了她。彼此不约而同地，在相距数米远的地方，顿住了脚步。

万籁俱寂的时分，不知名的鸟倏忽嘶鸣起来。它冲破茂密的核桃林，压低翅膀疾掠过湖泊，锐利的翅尖将静谧的水面裁剪出狭长的豁口。昏暗路灯下，男生神情冷硬，似是不情愿主动搭理她，又似乎有什么话想说。孤傲寡言的晏多乐，站在他面前，片刻后，她轻轻笑了一声：“哦，这么巧。”

当然，一点都不巧。

晏多乐很清楚，江越白是特地来找她的。她甚至感觉奇怪，对方居然来得这么迟。

毕竟，虞悦受到了委屈，江越白怎么也不可能坐视不理的。

“青梅竹马”的标准定义：虞悦，和，江越白。

江越白很讨厌她。这件事，晏多乐早就知道。

都说她有公主病，但在晏多乐心中，虞悦才是真正的公主命。虽然父母在省城工作繁忙，不得不将她送回老家月河交给祖母照料，却恰恰因此，大人们都觉得亏欠她，只能用变本加厉的溺爱来补偿。江家是月河首屈一指的书香世家，年幼的虞悦被祖母送到江老爷子那里学画，与江越白相识。江越白的存在，自然而然地补足了虞悦生活中欠缺的那一部分。他成为她最好的朋友，天长日久地，更像亲人。因远离父母而敏感脆弱的虞悦，有了江越白陪伴在身边，有了江越白妥帖地打点好一切，终于慢慢变得活泼开朗。

虞悦真真正正地，从小就被视若珍宝地捧在掌心里，直到现在。

江越白毫无原则地宠爱着他的青梅竹马，本身却不是个昏聩无能的蠢材。江老爷子是书画名家，满心期望孙子继承衣钵，江越白却早早明确了目标——N大学建筑系。江老爷子不明白了：“要学建筑，就去更好的学校啊！你又不是考不上！考到省城N市，高不成低不就的，有什么意思？”

扭头看一眼被江越白按在桌边补作业的虞悦，霎时明白过来。

老爷子忍不住叹了口气。

虞悦不想和江越白分开，江越白也愿意迁就她，稍稍降低了目标，甚至特意选择了能让虞悦与父母团聚的N大学。原本一切都很美满，变数出现在晏多乐身上——高三开学后不久，晏多乐回国，转学到月河中学。虞悦热情地向晏多乐示好，得知晏多乐的志愿是P大后，甚至不顾江越白反对，执意修改了自己的志愿，非要跟晏多乐一起去北京。

结果呢？

结果是江越白被打打了个措手不及，事到临头，只能放弃已经到手的N大建筑系保送名额，通过普招考进P大。江越白当然是不可能怪罪虞悦的，所以，晏多乐想，这笔账大概算到了自己头上。

江越白对她总没有好脸色，晏多乐习惯了。大半是因为虞悦，但或许也有那么几分，是出于聪明人之间本能的针锋相对。

否则未免太愚蠢了不是吗？晏多乐想。

江越白主动在两人之间划开鸿沟，相隔数米远的距离，怎么也不肯再靠近一步说话。若被第三者瞧见此情此景，必定会觉得震惊不已。建筑系公认好脾气与好相貌的魁首，冷冷地注视着面前的女生，眼色比深夜的湖水更为冰寒；而总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晏多乐，则近乎刻意与挑衅地，主动拉近了与江越白之间的距离。

几乎显得暧昧的距离。

江越白皱起眉头，下意识想要后退。可晏多乐紧接着说出的话，止住了他的一切动作。晏多乐以近乎嗤笑的口吻，所说的是——

“都说我抢了虞悦的男友，但瞧你这个反应，倒像我抢了你的女朋友呢。”生性淡漠的她，不知为何，与江越白针锋相对时，总忍不住表现得刻薄。晏多乐对太多事情洞若观火，唯独这一点，却怎么也搞不明白。

也许，她潜意识里，对虞悦是有几分羡慕的。

或者说，嫉妒。

江越白脸色一变，“你——”

“放心，我不会多嘴的。”晏多乐讥诮道，“可这不是正好吗？我抢走了虞悦喜欢的人，虞悦伤心了，向你诉苦，你乘虚而入，不就皆大欢喜了吗？毕竟，虞悦喜欢上别人，最难受的应该才是你才对啊。”

反正，无论江越白所听的是虞悦的亲口申诉，又或仅仅从流言蜚语中推断出始末，他会偏向哪方都太显而易见了。既然已经被笃定地判了罪，再多辩白也没意思。

江越白喜欢虞悦。

江越白不说，而虞悦心无城府地安享青梅竹马的守护，太过亲密信任，反而对江越白的心意傻傻看不透彻。晏多乐作为旁观者，看他们纯情幼稚的戏码

感觉可笑。建筑系的王子殿下，在她眼中也不过是个优柔寡断的懦夫。

如果能激怒江越白，事情大概会变得有意思一些吧。可江越白只依然皱着眉，隐忍着什么似的，说：“晏多乐，你别太过分。”

晏多乐突然觉得索然无味。或许她潜意识里嫉妒着虞悦——与柔情缱绻的爱恋无关，她还不至于没眼色到喜欢上一个毫不掩饰对自己反感的男生。她嫉妒虞悦，因为虞悦何其幸运遇见这么一个人，情愿放下所有理智与骄傲，只为填满她内心一片虚无的空洞。

她一个人，看着他们两个人。

因为笃定彼此都是对方无可取代的那个存在，所以才敢如此磨蹭纠结。

多么奢侈的优柔寡断。

“是我多管闲事了。”晏多乐轻声笑了笑。

她是晏多乐。或许羡慕嫉妒，但她不需要。

5

不欢而散，才是晏多乐与江越白之间碰面正常的结局。

回到寝室时已是深夜。虞悦不在，屋里有如台风过境一般混乱。原本高挂墙头的相框，虞悦硬拽着晏多乐一起去写真馆拍的合照，被用力摔在地上，迸溅开一地尖锐的玻璃碎片。显而易见，虞悦是如何歇斯底里地发了一通脾气。

短信不见回复，试着打电话，才发现那边关机了。晏多乐清理完地上的碎片，等到宿舍楼快要落锁的深夜，虞悦依然杳无音信。

她还有事，不得不赶回国贸公寓那边去。晏多乐走出学校，找到自己的车。被曝晒了一整天的车子里很闷热，晏多乐打开车窗，在六月午夜逐渐聒噪起来的蝉鸣声中，给刚刚挑衅过的江越白发信息：“你找找虞悦。”

江越白的回复倒很快。晏多乐有时甚至怀疑，江越白是否为手机设置了接到“虞悦”这个关键词就响起一级警报的特殊装置。

“知道了。”硬邦邦的三个字。

晏多乐随手将手机扔到后座。午夜阒静无人的长街，明黄的灯笔直地、密集地、过于耀眼地向远方延伸开去。

既孤独，又耀眼。

拐进SOHO小区大门时，车载电子时钟刚好跳了一下，成为漂亮的整数。

晏多乐停好车，下车打开后座车门，伸手摸索了许久，才找到落进车座夹缝里的手机。没有推送，没有未接来电，也没有未读信息。

输入解锁密码，想问问找到虞悦了没有，然而光标悬停在江越白的名字上，停顿了一秒便作罢。没空理会她，想必是找到了。

晏多乐锁了车，乘电梯上楼。

P大很多人知道晏多乐在国贸黄金地段拥有一套公寓，虞悦更是经常来找她玩。但包括虞悦在内，无人知晓，晏多乐相中这套房子，是作为工作室用。可是，新闻系的学生，需要什么工作室呢。晏多乐扔下钥匙，苏打水加冰猛灌了一杯，冷静头脑。

自相矛盾的性格。

有时她甚至会被自我催眠，以为自己真的淡漠无求。可她同时也知道，她又在致命的地方争强好胜。

此生稀有，因而愈发令她意气难平的那次败绩，是她败在江越白手下。以晏多乐的自尊心，不可能让任何人——尤其是江越白——看穿她的在意。

报考P大时，晏多乐的第一志愿亦是建筑系。那一年，P大建筑系在全省只有一个招生名额，放弃N大保送资格仓促应试的江越白得到了那个名额，晏多乐被调剂到第二志愿的新闻系。当时，虞悦还以为晏多乐特意和她填报了同样的专业，开心极了，扑过去抱着晏多乐猛亲了好几口，全然不顾一旁江越白阴云密布的脸色。

晏多乐考虑过复读，却没料到，虞悦兴高采烈地擅自将三人的志愿书都签

了字交到学校。校方也没多想，不论专业如何，月河能连出三个考上P大的应届毕业生，学校脸上有光，同时认定，学生本人也不可能不满意。

等晏多乐发现时，事情已无转圜的余地。

校长钦点三人为毕业生代表，月河中学为他们举办了隆重的表彰大会。

晏多乐没有参加。大家只当这位不合群的公主又发病了，议论一番，随即将她忘却，专心为江越白和虞悦庆祝。没有人发现，晏多乐独自在外城河的河堤上静静坐了一夜，直到天色熹微时分才揉揉眼睛，起身慢慢走回家去。

P大建筑系不接受转系。她再聪明，再逞强，也无能为力。大家奚落着她“眼高于顶”的时候，她恰恰第一次认清了自己的无能为力。建筑设计是很难自学成才的，不接受正规体系教育，根本无法闯入专业的领域。

她的悲剧或许正在于，分明无能为力，却依然不愿意放弃。

晏多乐将喝空的玻璃杯扔进水槽。杯子入水，缓慢下沉，直至碰撞不锈钢的水槽底部，沉闷的“咚”一声。

诸事繁杂，可她脑子里乱糟糟的，难以集中注意力。站在水槽边发了一会儿愣，忽然听见电脑发出清脆的“叮咚”声。

是电子邮箱的来件提醒。

她坐到电脑前，点开收件箱里标亮的那封最新邮件。前一秒还漫不经心的，看清邮件标题的瞬间却猛地怔住。晏多乐难得失态地瞪大了眼睛，攥紧鼠标，仔仔细细、反反复复地将邮件看了好几遍，才深吸一口气，起身大步走向窗边，用力推开窗。

疾风狂走，眼底那点几不可察的湿润顷刻便干涸在风中。除了晏多乐自己，没有人知道，她紧紧抓着窗沿的那双手，正微微颤抖着。

电脑显示屏荧荧的光映亮一片角落。

发信人，T大建筑系，阿部雅修研究室。

信件末尾道：“欢迎到弊研究室交换学习。很期待今年秋天与你在东京

见面。”

暑期将近。

晏多乐到教务处办理下半年的交换留学手续，期间又联系了虞悦几次，始终没有得到回应。事已至此，也就不必再多说，晏多乐最后一次回寝室收拾了东西，捡起她们的合照，终究没有挂回原处，而是倚放在了不显眼的墙角。

没有亲人，丢了朋友，晏多乐也就不打算回月河过暑假了。她彻底在国贸的那套公寓安家落户。

北京的四季总是干燥，那个夏天却反常地暴雨频仍。晏多乐所在的SOHO小区也被淹了。有那么两三天，高层公寓俨然成为沦陷的孤岛。

天色昏黄，大雨滂沱。二十多层楼外的高空隐约起了薄雾，几乎难辨昼夜。晏多乐索性紧闭门窗，拉起窗帘，打开灯。

雨声轰隆，反而更觉安静。

某天，虞悦突然打电话来。不知她是曲折地从哪里得知了实情，又或闷在屋里硬是想通了什么。貌似轻松地闲聊，话题拐了许多个弯，最后若无意地提起，她与那篮球队队长正式开始交往了。

晏多乐听得皱眉，以为虞悦还被蒙在鼓里，隐晦地提醒虞悦那人混乱的感情经历。

虞悦顿时生气了，扬声道，对方为了她，已与过往诸多女友断得干干净净，就算晏多乐是她最好的朋友，也不能对她的恋爱指手画脚。

晏多乐默然无语，虞悦缓和了语气，若无其事地接着抱怨道，江越白暑假很忙，八月初才回月河，没歇几天又匆匆去了别处实习。

“这才大二呢，不知他在着什么急啊？！”虞悦轻快地，无忧无虑地，好像全然忘却了方才的龃龉般，在电话那头说，“我想去海边，但一个人好没趣，你陪我嘛。”

晏多乐扫开桌头堆积如山的废弃图纸，只能又说：“抱歉。”